



小磨咖啡

刘桃 主编

独自从容



黄一鸾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小磨咖啡

独自从容

黄一鸾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自从容/黄一鸾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8

(小磨咖啡)

ISBN 7-5004-3093-0

I. 独… II. 黄…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9861 号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叁陌工作室

技术编辑 郑以京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高岭印刷厂印刷 装 订 崔家窑小学装订厂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5 插 页 2

字 数 105 千字 印 数 1-12000 册

定 价 1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独自从容



上 篇

出生之地(之一)	3
出生之地(之二)	13
出生之地(之三)	21
出生之地(之四)	30
出生之地(之五)	48
出生之地(之六)	57
出生之地(之七)	62

下 篇

- 71 岁月不再
85 寄至何方
89 代替
95 瞬间瞬间——给孩子
101 相当漂亮
105 极地
113 索引
117 独自从容
124 曾经相爱
129 劫数,和劫数
133 误入迷途
138 放它通行
143 勿忘我主
148 未来是墙
153 素乱的黎明
157 头骨
162 临界时刻
166 诱惑的快乐
170 退出感觉
174 平庸时分
179 最初的喜剧
184 补救的颂歌
189 面具
193 另一片家园
197 这些不宁静的日子叫我一筹莫展
202 那些岁月
206 后记



上
DUZICONGRONG
篇



小波的诗



3 出生之地(之一)

出现 (上)

出发，你好。

但是，从哪里出发一直叫人困惑。是您的还是我的笔记本上潦潦草草记着一堆谁的电话？六折机票订票点？车站问询？七十二路汽车起点站终点站？是您的还是我的书橱满满一层堆着地理界的克格勃搞出来的中国地图世界地图旅游地图还有全世界的地名词典？是您，还是我，还是既不是您也不是我的第三者第四者第若干者熬更守夜网上查询？但是，从哪里出发还是一个问题。叫人困惑，叫人困惑。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从成都出发。

有的时候我们从德阳出发。

有的时候我们从西宁出发。

有的时候我们从家里出发。

独
自
从
容

可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出发不知道从哪里出发。

记住，您，我的孩子，没有必要去搭理那些又无聊又浅薄又叫您这个人顿生乡愁的个别问题。成都是个什么新区呀？德阳是不是出产香蕉呀？沐川有没有磁卡电话呀？您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呀？我提议，把生产这类浅薄问题的无知之徒送回翻板课桌后面去，重读小学三年级。出一万道选择题，考死他。但是，我的孩子，据说我们应该学会宽容。那么您和我，我们就算了吧，忘了吧，就让我们饶了他吧。

今天，您妈妈不会再向您讲述您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事迹了。这个事迹同您的出发有关。但是您表现欠佳。您想您一副红屁股红脸蛋地跑到我们这个星球上来，您应该是出发之前先想好。不反悔，不叛逆，老老实实，裹进襁褓。您应该一落脚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就哇哇大哭接着长大变老。可是您知道您干了什么吗？您不哭。您把您那张小丑脸憋得通红您胆敢不哭。这不好，兄弟。您是在反悔？您想逃跑？还没有看见我们这个世界巴掌大个天您就想逃之夭夭？您听见您爸爸在本世纪上半个时段，在他的学校对那些又想逃跑又不想逃跑的小小人说什么了吗？——“这是一个苦斗的悲剧，但是如何有幸成为苦斗的胜利英

雄”？您这个憋红了脸不哭出来的小坏蛋，听见了吗？懂吗？啪啪！

听着，现在我要对您提一下恺撒。您要记住，关于我提到的这类先人您最好以不忘记为好。好处是我们在说现代话的时候可以节省一点力气和脑子。您知道，那个恺撒，在即将出发那一刻，威严地，笑着，也可能有一点忧伤地，笑着，说了一句什么话吗？您，我的孩子，您给我记住这句话。总有一天您会流芳千古因为您记住了它。

恺撒说：请相信，我们将后会无期。

您一定要同意，一件事反复叙述反复叙述它才成为故事。否则它就只是日子，在时光中流逝，变成我们吸进去又吐出来吸进去又吐出来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但是，关于那红屁股的事，除了您妈妈不厌其烦地向您诉说向您诉说，您想想看还会有别人吗？而现在，谁还会向您诉说它呢？谁呢？

您中学毕业您妈妈送您到车站，您穿着新的、湖蓝色的、卡叽布裤子。上等的卡叽布，反射阳光。您站在火车站入口处。您很耀眼。因为有您妈妈您才会耀眼这是一个真理您懂得吗？当然，您后来懂得了，是不是？但是当时您可不懂呀我的孩子。当然，要是还有多余的布票，要是还有多余的钱，要是卡叽布不



是湖蓝色您会更加抢眼。当然，要是您的长辫子不剪成短辫子您会更加抢眼。当然，要是您在当年的年纪站在我们今天五光十色的阳光下您会更加抢眼。但是，我的孩子，所有这些我们都不必去在意。干脆我们就给它们一个说法——雕虫小技，耳耳，耳耳。当然，这个说法也不贴切，但是关于这个我们也不要管它。要紧的是，孩子，您妈妈站在火车站的进站口，而您挎着您的军挎，穿着您妈妈昼思夜想给您筹划的，崭新的，湖蓝色卡叽布裤子。您要记住这个时刻，我的孩子，因为这个时刻里您的背后有您妈妈。您可不能把这个时刻混在您那些乱七八糟的电话号码某人约会机票折扣中间，混在您那些热门酷站收藏夹桌面快捷方式中间。

对不对？

出现（中）

现在我要试着向您描绘一座雪山。皑皑白雪，终年不化。您或者我可以想象雪山之上的蓝天，蓝天之下的白云，白云之下的飞鸟，飞鸟之下的渺无人烟。当然，您也可以重新举起头来往上看。您可以看见那座指向蓝天的山峰，山峰尖顶反射着另一个星球——



那就是我们的太阳呀我的兄弟——的熙熙银光。不是您，还是您的老同窗至今会唱“看银妆素裹，分外妖娆”吗？

为了向您描绘那座雪山我要向您引用一句名言。我希望这句名言的引用会唤起您想象若干。我现在就向您引用它，兄弟。它是这样的：“冰雪和高山——在生命中搜寻一切陌生可疑的事物。”

那么，您是否可以想象一个向冰雪和高山出发的人的某种形象了？您是否可以想象一只蓝色的或者红色的或者黄色的或者任何颜色的睡袋了？或者一只三角架和它的镜头齐全的摄影包？或者一些进入过镜头的，布满树枝的河流，和暮霭中的雪原？您在想象一件红色的高山服？您在想象那件红色的高山服在皑皑白雪中是如何如何地灿烂？还有一些细节问题您一定也做过想象，比如水的问题，比如干粮问题，比如火种问题，比如刀子问题，比如恐惧问题……所有的所有的我们的简单脑袋能够想到的细节问题，您都可以想象可以想象。但是，兄弟，我们惟独没有来得及，惟独没有来得及向那个人发出一个提问。那个提问应该发出。它的回答必将弥补您我生命中的某种缺陷。

那个提问是——在冰雪和高山中，是何等感觉？



是“搜寻一切陌生可疑的事物”吗？还是，不？这件错失使我们想到时光倏忽即逝，错失良机。

想到留不住这个世界留不住那个人留不住我们自己。

现在，在那座皑皑雪山上，您是看到那个人在迸发，还是看到那个人在休息？您是听到那个人在狂喊，还是听到那个人在叹息？如果，命中注定那个人要去——不是同他人，而是他独自——攀登那座雪峰，任凭风暴骤起，任凭营地撤离队友撤离；那么您认为，他自己和他那件火红的高山服，就那样留在冰雪和高山上，留在雪花纷飞中间，留在他举起他的头——您还记得那个人的笑容和他头顶上有点古怪的头发吗？兄弟——仰望蓝天那一个灿烂的瞬间，您认为，那是一种快乐吗？或者，您认为，那是一种遗憾？

只是那个人忘记了告别，在那个夜晚，在他出发之前。那个人忘记了这个事关重大的，不该忘记的仪式。

他本来应该转过身来（尽管夜色正浓），不带忧伤，也不带快乐，向着我们或者向着他们，说：

请相信，我们将后会无期。



出现(下)

您好，信箋：

很高兴发现了您。一个赫赫有名的人说：“科学家不发现什么，他们回忆他们的知识。”我以为这句话更适用于您之于我或我之于您。

关于我是如何发现您的本可以忽略不计，信箋。问题在于这个发现使我回忆起了一些别的事。过往历史。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过程作一次回顾。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回顾叫做往事重提。

我是不是走过了那条我们市政府叫做“光亮工程”或者夜如昼昼亦如昼的大道，走过一些超市，在一个小地摊上发现（或者回忆）您？信箋，是不是？我停在您的面前。盯住您。但是，因为我停在您的面前没有理由，所以我应当给这个停顿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没有新义，但是我还是认为这是最好的说法。这个说法就是：我发现了（或者回忆起）您像一个吸引我的东西。

我们本可以引用另一句名言，以使我们之间这次意外相逢高度升华（亲爱的信箋，您应该知道名言的引用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妙用，所以我请您不要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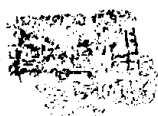


这个不好意思)。但是，左思右想，我又决定把这个引用留到下一次。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别人对我们说三道四，影响到我同您相逢的快乐，影响到我面对您的时候偶尔升起的若有所思。

亲爱的信笺，您，您看您漆黑漆黑的样子，漆黑漆黑的纸页上的银色横条，漆黑漆黑的纸页上端的银色字体。您让我想起了一些柔软的往事。

其实也没有什么，信笺。

我不过是想，在这条我同您意外相逢的大道小道上，从前一定走过某个人，那个人一定走过这条路，像我今天这样，穿过我正穿过的，对那个人已成故土的房屋和店铺。我在想，那个人当年穿过这里那里的时候，这些路上那些路上可能铺着石板或者方砖，一到深夜，敲更老头有点沉重有点散漫的脚步声就会在石板路上方砖路上一步一步漫延开漫延开去。我在想，那个时候，那个人也许身穿黑色长裙，也许身穿白色长裙。那个人的长裙在当年的阳光中或者夜色中，就像今天我的黑色的和不是黑色的裙子一样，低垂过，也飘扬过。但是，信笺，那个人，她肯定没有想到今天，想到某个人（信笺，当然那个人就是我），在几十年后的某一天，站在您，您这本漆黑漆黑的信笺面前，突然地想起这些琐碎的事情？



信笺，这些事情无法诉说。

那么信笺，您是否知道世事如烟？

亲爱的妈妈：钢琴老师那边有个病人，奄奄一息，但是她的丈夫得靠着她的活下去才有活下去的勇气。钢琴老师说，那个病人衰弱得坐不直，但是只要有能坐起来的时候，他们俩就打牌。

亲爱的妈妈：昨天有一件事忘了告诉你。东苑一大早来了一个军乐队，站在那里，气势磅礴地演奏《婚礼进行曲》。可是新娘即将出场的时候军乐队突然大乱，仓皇跑散。谁都闹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亲爱的妈妈：初一大哥一家，姐姐一家，还有老姨在我这里集合。团年。我做了冰糖肘子，加了红枣。大哥说，妈妈的这个菜就传在你手里了。

亲爱的妈妈：今天是情人节，可是家里的两个孩子窝在家里哪里也没去。我说，还有几十分钟就不是情人节了，还不赶紧互赠礼物！这样他剥了一颗糖，塞在她的嘴巴里。



信笺，这样的信，我写了又写写了又写。用一支银铅芯笔，写在您漆黑漆黑的纸页上面。

但是信笺，这些信无处可寄。这些银色的线条在您漆黑漆黑的纸页上面无处可寄。

关于这个，您怎么想，信笺？

